

阿拉伯高階層會議與中東新局勢

石樂三

壹 阿拉伯高階層會議之動機

自從以阿停戰以來，迄今已閱三月，其間曾經聯合國於七月四日召開第五次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以色列自中東佔領區撤退問題，恢復戰前狀態，大會除通過救濟阿拉伯難民、以色列合併耶路撒冷舊城為無效及譴責以色列拒絕接受合併耶路撒冷舊城為無效三議案外，其餘蘇俄、不結盟國家及拉丁美洲所提對以色列撤軍各議案，投票結果均因不足重要問題所需三分之二的多數，未獲通過。這充分顯示美俄兩國對中東問題基本看法不同，形成雙雙對峙的僵局，而導致一個無結果的會議。

爾今，以阿雙方非但未能遵行聯合國安理會之停戰協定，反而不斷的隔岸射擊，發生空戰，形勢又突趨緊張，可見餘燄未息，中東危機仍在潛伏中。撤軍問題，因雙方各懷心意，互不相讓，陷于僵局。阿拉伯方面自戰爭失利後，損失慘重，欲振乏力，既不能戰，尤不能和，徒以無條件促使以色列自動撤軍；而以色列則以戰勝者的姿態，氣餒甚熾，不可一世，既堅持其已獲豐碩戰果，絲毫不肯讓步，亦不願透過國際關係設法解決——即對美亦不例外，只有迫使對手作面對面的直接談判，這無異使阿拉伯國家放棄其一貫的不承認以色列政策，以達成其迫和的目的。

阿拉伯國家處此極度的劣勢下，進退維谷，只可求其在我，加強團結，充實力量，始能挽回頹勢，共禦強敵，此次在喀土穆（Khartoum）所召開的阿拉伯高階層會議其動機即在于此。

貳 歷屆高階層會議的探討

阿拉伯高階層會議是依據阿拉伯聯盟規章而產生，照例每年舉行一次，

阿拉伯高階層會議與中東新局勢

必要時得召開緊急會議，每三個月舉行外長會議，每一個月舉行例行會議以討論日常事務。

高階層會議目的，乃在促進團結、進而建立集體力量，以共同抵禦以色列之侵略。過去在兩年中，曾經連續召開三次高階層會議，這次在喀土穆所召開的高階層會議算是第四屆了。此次會議本應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在阿爾及爾舉行，惟因阿聯總統的反對而中輟。

第一屆高階層會議是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於開羅舉行，十七日閉幕，所有十三個阿拉伯國家元首均經參加，其中心議題為：如何集中全力以共同對付以色列之嚴重威脅。結果決定採取一項發展約旦河計劃，設立一個聯合軍事指揮部以進行組成阿拉伯軍隊，並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實體組織，以引導阿拉伯難民自以色列境內撤離。

第二屆會議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在亞歷山大舉行，這是九個月中再度集會的一次，其意義非常重大，所決定的有兩大議案：一是關於經濟方面的，利用約旦河水作有效的措施，以對抗以色列的河水改道計劃，即着手在約旦的雅爾穆喀河上（Yarmouk R.）建築水壩（Mokheba Dam），並在黎巴嫩之哈斯班尼河（Hasbani R.）及敘利亞之班尼亞斯河（Banias R.）進行改道計劃，所需經費共約一千六百五十萬英鎊，由阿拉伯產油國家負擔；另一個是關於政治軍事的，即組織巴勒斯坦流亡政府及軍隊，隸屬阿盟聯合陸軍指揮部，其兵源由一百萬巴勒斯坦難民中抽調，軍費亦由產油盟國負擔。

第三屆會議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在摩洛哥首都卡薩布蘭卡舉行，曾經通過由哈山國王所提具有建設性的所謂「團結憲章」（Solidarity Charter）議案，其內容為：○阿盟各國政府一致同意維護團結之道，特別對巴勒斯坦問題。○互相尊重各國政府之不同制度，並保證互不干預各國內政問題。○尊

重國際法及道德上的措施，包括政治庇護之權利。④所有鼓勵在阿拉伯國家中從事顛覆活動，應予制止，不論其本質如何。⑤利用新聞價值促進阿拉伯國家間的相互利益，特別是對巴勒斯坦的利益。並對元首彼此間的激烈演說加以抑制。⑥修改阿拉伯新聞法以防止借新聞工具作報復性的攻訐。

從以上的三次會議看來，尚不失為一團結之道的適當措施，如能開誠布公、攜手合作，不僅有助於改善相互間的關係，且可提高其國際上的地位。但是，事實恰正相反，近年來，阿拉伯各國領袖們所表現的實際行動，在在都和會議精神相違背，殊令人失望。對內互相輝罵，自相殘害，葉門內戰之繼續存在，即其明證；對外仍以反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之陳腔濫調攻訐西方國家；對以色列則以埋葬其於海底的口號相恫嚇，徒然增加仇冤，於事實無補，結果招致以色列一次閃電式的凶猛襲擊，遭受空前未有的大災禍。檢討起來，實由于納塞的過份誇大與蠻悍所致，如追究過失，以納塞是問，並不謂過。

叁 第四屆高階層會于中東局勢之

影響

第四屆高階層會議在此危難中舉行，實與過去迥然不同，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其最大成就是：消除納塞與費賽爾兩巨頭的積怨，恢復兄弟般的友誼，更進一步達成對五年來葉門戰爭的協議，並組成一所謂「三國監督委員會」，由摩洛哥、伊拉克、蘇丹三國担任。

本屆大會是於八月廿九日在喀土穆舉行，九月一日閉幕，歷時四天。大會主席由蘇丹總統（Asaf）担任，出席的除了蘇丹、阿聯、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約旦、葉門等八國元首以外，其餘未出席的四國元首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均派外交部長代表參加，唯獨敘利亞一國元首既不親自出席，尤無代表，按其原由，事先已窺知各國已有向西方讓步的跡象。同時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米迪尼堅持繼續對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故亦未出席。

各國元首相繼到會的有胡塞國王、納塞總統及費賽爾國王。他們都以沉

痛的心情希望大會獲致成功。

首先由納塞發表演說：「此次會議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也是阿拉伯世界最末的一線曙光，因此，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之出席這次會議，意謂要把握此最後機會，採取聯合一致行動，來共同奮鬥，其方法縱可改變，但其目標永久不變。」

胡塞的演說，特別沉痛而坦率的指出，應承認過去的錯誤，「澈底檢討在六天內所受軍事及經濟上的災禍，共商大計，以策將來。」言簡意賅，發人深省。

這次會議由于事前已有充分準備，其成功是可以想見的。在大會召開之前，曾先後舉行兩次部長級會議，一是經濟會議，二是外長會議，分別就當前局勢，交換意見，製成初步決議草案，其經過情況如左：

經濟部長會議會於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巴格達舉行，與會者有經濟、財政、石油等部長，決議要點為：①繼續禁運石油與英、美兩國。②自英、美兩國撤出阿拉伯國家所有的資金。③繼續封鎖蘇彝士運河。④逐漸將西方獨佔石油公司股本部分轉移各產油國。⑤建立基金以加強阿拉伯國家之軍事潛力及經濟發展。⑥建立巴勒斯坦之難民救濟基金。

外長會議係於八月廿六日在喀土穆舉行，決議案內容分為兩部門——政治與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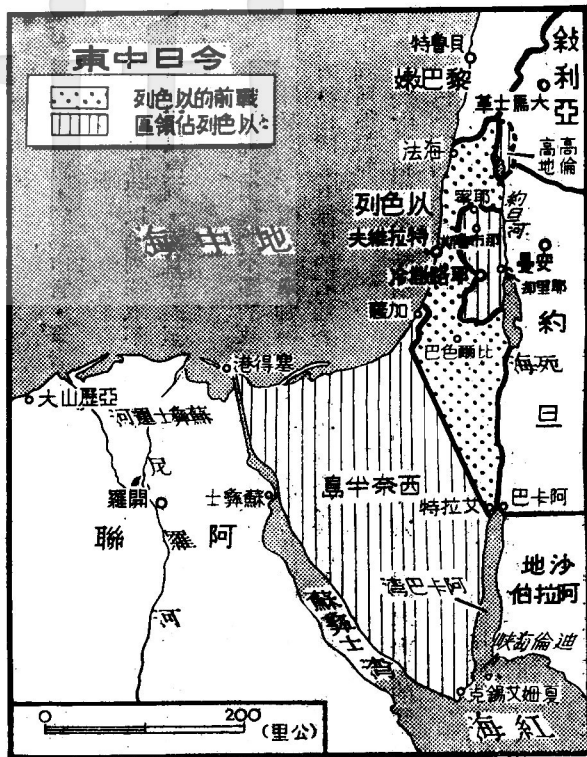
關於政治方面：①當前局勢，阿拉伯國家亟需團結。②阿拉伯國家攜手合作，以消除以色列之侵略戰果。③應付中東局勢的發展計劃。④迅速消除外國在阿拉伯國家之基地。⑤擬訂一廣泛計劃，以加強阿拉伯各國之地位。⑥切實履行第三屆阿拉伯高階層會議所制定之「團結憲章」。⑦消除彼此歧見，解除影響阿拉伯各國所採聯合行動之問題——特別是葉門問題。

關於經濟方面：歸納巴格達經濟會議彙成四點：①利用石油資源對敵作戰，繼續停止石油供應西方，並無限期的封鎖蘇彝士運河。②撤回所有阿拉伯國家在英、美的存款。③建立阿拉伯國家之經濟發展基金與加強戰力基金。④研究外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利益，包括削減與敵國貿易計劃。

第四屆高階層會議即根據以上的草案製成決議案，其要點為：①尋求政治途徑解決以色列撤退問題，但以不承認、不妥協、不媾和為原則。②消除所有在阿拉伯各國之基地，包括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及亞丁

等地。③恢復以石油供應所有國家。④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及利比亞將以一億四千萬英鎊合美金三億九千二百萬元，經援與以色列作戰時所蒙受損失之國家，計阿聯九千五百萬鎊、約旦四千萬鎊、敘利亞五百萬鎊。⑤繼續封鎖蘇彝士運河。

國際方面對本屆高階層會議所作決定，反應良好。美國稱許阿拉伯國家採取現實主義，並對阿聯及沙烏地阿拉伯兩國停息葉門戰爭，表示歡迎。又對敘利亞杯葛高階層會議是不智之舉，等於自割咽喉。



一般觀察家當時對中東問題亦多表示樂觀態度，認為今秋聯合國大會所決定另一次緊急會議，專為討論中東問題，達成協議之可能性甚大。

唯有以色列仍持反對調解立場，認為阿拉伯高階層會議所決定的三原則：不承認以色列、不與以色列妥協、不與以色列媾和，這些都不是溫和的決定。

筆者認為以阿問題，無論從政治或經濟觀點而論，均無法長久拖延，尤

阿拉伯高階層會議與中東新局勢

非單憑武力所能解決，因為目前局勢止于現狀，誰優誰劣，不足以作更進一步勢力之伸張。茲就雙方實際弱點加以分析，藉明真相，俾便研判：

以色列在僅僅六天戰爭中，所佔領阿拉伯領土甚大，已從原來的八千方哩擴展到二萬六千方哩，而人口亦無形中突然增加至一百五十萬阿拉伯人，其中有一百萬難民仍留居約旦河西岸，五十萬難民滯留迦薩地區，今後以色列對這些阿拉伯難民責任問題，却越來越嚴重了。據以色列官方估計，在十年以內，至少需要二十億萬元，纔可把這些地區的阿拉伯人生活水準提高到和以色列人一樣。但是，這些錢又從那裏來呢？以色列官方表示，一半的費用，由他們自己負擔，另一半應由美國負擔百分之三十，其他世界各國負擔百分之二十。（註一）可見如此龐大費用，斷非其財力所能負擔。加以地瘠人稀，兵員有限，常備兵僅四萬人，以之維持此廣大地區的邊境治安，綏早將發生問題。再因以色列境內猶太人適齡壯丁，均被征入伍，以致生產幾陷于停頓，經濟發生恐慌，長此以往，實不容樂觀。更由于人民生活困苦，有逐漸向外出走現象，尋求優良報酬，不再有返國之念；（註二）兼以出國之嚴格限制，猶太人中多有改信基督教，以便易于獲得護照。根據統計數字，年來以色列改信基督教者已從七千五百人增至一萬五千人之眾，其事態之嚴重，非外人所可知曉。無怪評論家稱其為「過度的自信。」

阿拉伯國家自從停止對英美運油以來，損失奇重。而納塞之封鎖蘇彝士運河，世界各國固蒙受重大損失，但阿聯本身損失數字亦甚為可觀。納塞曾於七月二十三日對國民發表演說：「要求國人忍耐因運河長期封鎖而造成的經濟危機；他透露阿聯自封鎖運河之後，外幣收入已減少二億五千三百萬元以上；亞洲方面給予阿聯的援助，亦因運河之封鎖而不得不繞道好望角。」所以阿聯確是希望重開運河航線，只是「面子問題」而已。因此，上月間倫敦方面傳出消息，納塞已派出特使向英美求援，不謂無音。

約旦情勢，更為嚴重。約旦河西岸是約旦的農業經濟的大動脈，耶路撒冷聖地是伊斯蘭教的聖地，也是約旦靠觀光事業支助的一大財源，而均已淪入敵手，精神物質之損失是無法補償的。因而胡笙國王最近慨嘆的發出呼聲：為了收復失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胡笙在這次戰役中，表現英勇，雖敗猶榮，以色列亦承認遭受重創。惟因於經濟壓迫，加上新湧來的西岸二十多萬難民，雖有阿拉伯產油國家及世界各國之援救，亦終非長久之計。

肆 以阿雙方在心理上的病態

然而，解決以阿紛爭，異常棘手，非從心理病態着眼不可。正如因調停一九五六年以阿戰爭聞名而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加拿大總理皮爾遜對這次紛爭所主張的是：「解決之道，重在解除雙方內心之恐懼。在以色列方面，必須祛除其慘被消滅之心理；在阿拉伯方面，則在根除其深恐以色列無限擴張的疑慮。」

皮爾遜的構想，頗為中肯，筆者，亦願就此加以剖析。以色列的疑懼不外下列各點：

①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採取不承認、不妥協、不媾和政策，不獨自阿拉伯國家孤立了以色列，而且幾遍至亞非國家，使以色列在國際政治地位上立於不利地位。

②由于阿拉伯領袖們不斷的攻訐或探報復手段，不是要消滅以色列，就是要把它葬身魚腹，這樣便增加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仇恨的深度。

③阿拉伯國家有雄厚的石油資源，龐大的人力資源，一旦壯大起來，誠非以色列所能抵抗。

④由於阿拉伯國家一致對以色列的經濟封鎖，加上運河與海峽的雙重困擾，使以色列經濟發展陷于危境。

⑤由于以阿邊界不時的衝突，與潛伏在邊境的巴勒斯坦難民所組成的游擊隊的恐怖活動，以致部份以色列人逃亡國外，愈感其人力資源的缺乏，影響其軍事和經濟力量的發展。

⑥由于蘇俄對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阿聯——的援助以及在軍事上技術訓練的加強，終有一天會迎頭趕上，與以色列決以雌雄。

在阿拉伯國家方面的恐懼之點為：

①阿拉伯人認為猶太民族主義者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最低限度要從尼羅河擴展至幼發拉底河畔，進而建立一個龐大的猶太國。這是阿拉伯人最感恐懼的。

②阿拉伯人承認猶太人的智慧遠較阿拉伯人為高，加以世界各地猶太人號稱一千六百萬之眾，以其財力之富，足以威脅阿拉伯國家的安全。

③由於以色列的擴大移民政策，使週圍的阿拉伯國家惴惴不安。以色列前總理古里昂（Ben Gurion）曾云：為維護以色列的安全，不久將來，最少需要移民二百萬猶太人返國。現在以色列的移民工作不過剛剛開始，究竟將來需要人數多少，無人可以預料。所有在外的猶太人唯有返回自己家園，纔能享受生活之安定。

④由于以色列對約旦河的改道，約旦首先蒙受其害。約旦約有三分之二人口全賴約旦河水灌溉農田為生，以色列竟不顧阿拉伯人的反對，擅將一條公有的河流改道，將河水波引至納格夫（Negev），使廣大沙漠化為綠洲，且可移民三百萬人，幾等于以色列人口之一倍，無形中又增強以色列的國勢，這也是阿拉伯人寢食難安的。

⑤耶路撒冷舊城是猶太教、基督教、回教的聖地。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時，初以耶路撒冷聖地為朝拜定向，嗣後改以麥加代替，可見其地位之重要。自以色列佔領聖地後，已正式宣布劃歸以色列之領土，這不僅引起阿拉伯人的反對，而且掀起全世界回教徒的反感。雖經聯大第五屆緊急會議兩度議決通過，認為以色列合併耶路撒冷無效，但以色列仍置之不理，決不撤退。將來恐因此再掀起一場聖戰。（註三）

⑥阿拉伯國家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以巨額款項援助以色列，使其國勢日強，因而在三次戰爭中，屢戰屢捷。美國自一九四七至一九六一年援助以色列款額已超過援助阿拉伯國家的總和。以色列接受美援金額計六億八千五十萬元，而阿拉伯七國共接受美援為六億二千一百七十萬元（內有贈與胡笙國王專款九千三百萬元），以人口比率而論，相差懸殊。（註四）這也可使阿拉伯人對美國存有偏袒之嫌。

伍 中東問題的解決途徑

雙方疑懼既如此之深，求目前之妥協，已不可得，更遑論謀求永久之和平。但究竟其問題癥結何在及其解決之法如何？茲擇其要端縷述如次：

第一、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此項問題可謂整個中東危機之最大關鍵。自第一次以阿戰爭以來，歷時二十年，一直未獲解決，以致又連續的發生兩次戰爭。

關於難民一案，早經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通過：所有巴勒斯坦難民（約八十五萬）有意返回故鄉的並願與其鄰居和平相處，可立獲允准；如不願返回者，得賠償其財產之損失，並按國際公法或衡平法應由政府或負責當局負責償還。

嗣後，屢經聯合國大會提出辯論，而同樣地照案通過，先後達十幾次之多，結果以色列抗不履行，迄今已成懸案。為根本解除中東危機，非徹底解決此懸案不可。

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乃至在英國托管時期，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尚能和平相處，迨至第二次大戰期間，歐洲猶太人因不堪希特勒之迫害，紛紛逃往巴勒斯坦，先後約在八十五萬人左右，但因巴勒斯坦面積狹小，不足以容納這一大批猶太人之居住。俟以色列立國之後，情勢愈形險惡，阿拉伯人慘遭虐待，在此種迫害情形下，不得已忍辱含淚拋棄了故鄉，空手流亡約旦、埃及、敘利亞、黎巴嫩邊境一帶，蟄居在聯合國難民營帳篷之中，度其暗無天日生活，頗得世界的同情。

美國有不少學者專家們呼籲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其解決之法為：一面讓來自歐洲八十五萬以上的猶太人遷返歐洲原居地及澳洲、加拿大與南美等地；同時讓原來被放逐的巴勒斯坦難民返回故鄉；於是，則可與原居住的東方猶太人和平相處，共享平等待遇，參與民權，重建憲法，其國號名稱（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可由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商自行決定。阿拉伯國家自當予以承認，過去一切懸案可迎刃而解，從此中東和平可望實現，共產黨徒亦無從乘機搗亂。（註五）

也許他們陳義過高，難以達成，但是，這個方向總是正確的，光明遠大的。

第二、約旦河問題：這亦是中東危機之癥結所在。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將軍的特使約翰士頓（Eric Johnston）曾就水源問題提出一項聯合發展計劃，其基本策略為：①對水源發展的有效實施，只限地區性為基礎；②由于此計劃之進展，將可有利於以色列及其毗鄰國家——約旦、敘利亞。實不失為一良好政策，惟因納塞的反對，認為與以色列合作，無異承認以色列，終成泡影。

以色列當時鑒于水利開展無望，隨即單方面的實行所謂約翰士頓計劃，

阿拉伯高階層會議與中東新局勢

首先在約旦河上游敘利亞邊界附近用一〇八吋水管將布希利亞斯湖水（Lake Tiberias）汲引至以色列境內，這樣却大為影響約旦取水問題，因而導致阿盟高峯會議的決定，在約旦河上游敘利亞及黎巴嫩境內作反以色列的改造計劃，不啻予以以色列一致命打擊。此項計劃已籌有底款，工程已着手進行中，惟因阿拉伯各國內部發生分裂，而致停頓。

將來該工程一旦恢復，以色列自不能坐視，定採報復行動，勢將掀起另一次戰爭。因此，類似約翰士頓計劃的倡行，仍是必要的。

第三、耶路撒冷舊城合併問題：舊城是聖地所在地，也是以阿雙方精神堡壘，誰都必須力爭，決不會輕易放棄的。

在以色列方面，任何當軸，如果放棄聖地合併的立場，將立刻被斥為叛國罪行，是無可置疑的。當以色列軍隊進入聖城時，格蘭將軍急忙的跑到哭牆之下，大聲呼道：「我們已奪回這上帝之城，我們用我們的血發誓，永遠不放棄，永遠不離開此地！永遠不！」

在阿拉伯方面，耶路撒冷聖地的重要性，僅次於麥加和麥地納，那裏有座一千三百餘年的回教古寺Dome of Rock，據傳是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升霄所在地，一度會為回教朝拜的指標，成為全世界回教徒精神的嚮往。因此，胡笙國王為了宗教和歷史的重大責任，亦不惜誓死收回此地。

自從以色列議會決定合併此聖城之後，世界輿論大譁。英國先於六月二十一日提出公開警告：認為以色列急切的合併耶路撒冷聖地，將使以色列陷于孤立，而難獲世界輿論的支持。美國法國亦相繼聲明反對。接着聯大緊急會議也無異議的通過了對以色列合併耶路撒冷的措施為無效。

耶路撒冷的國際化計劃，曾經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議決通過，但以約雙方均未施行，亦成懸案。聯合國大會本屆會議似有將此懸案重行提出解決之必要。

第四、邊界問題：自一九四九年以阿休戰以來，雙方邊境時起衝突，幾無時不在準備戰鬥狀態，構成以阿關係最嚴重之危機。聯合國雖派駐休戰監督委員會UNTSO，但由于邊界過長，且無兵力可資挹注，自無法阻止戰鬥之發生。為有效維持此地區的治安計，聯合國必需組成一支強有力的部隊（包括陸空軍）派駐於緩衝地帶。

第五、封鎖問題：阿拉伯對以色列全面封鎖政策，包括阿拉伯領土及航

運之通過，與阿拉伯各國間之經濟往來，國際會議之參與，以及對第三國的貿易關係。阿拉伯之所以對以色列採取政治與經濟之封鎖手段，其理由是基於以阿戰爭狀態依然存在的。

關於運河通過問題，情形更為複雜。阿聯認為戰爭既未終止，自有權禁止以色列船隻通過；而以色列則引證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堡條約(Constantinople Convention)為理由，戰時一如平時，為商務目的，運河應予開放；但埃及解釋該項條約，認為採取如此行動是為保護自身安全，與法不謂不合。

以色列始終未向國際法庭提出訴訟，而時常以此向埃及挑戰，迫使其接受聯合國大會之自由通過蘇彝士運河決議案；但納塞的交換條件是以色列須遵守聯合國大會所有對巴勒斯坦議決案，包括一九四七年分割計劃。(Partition Plan)結果由於雙方僵持不下，以色列船隻始終未獲通過運河。

至於狄倫海峽情形，與運河不同，自一九五六年戰爭結束後，以色列得自由行駛阿卡巴灣，對以色列經濟價值非常重大，此次戰爭，即因納塞之忽然封鎖阿卡巴灣所致。現在整個西奈半島既歸以色列所有，海峽不開放而自然開放。今後以色列船隻之自由通航，是毫無問題的。

蘇彝士運河問題，却不似海峽之單純，從此次阿盟高層會議之決定——繼續對運河之封鎖——看來，以色列之通過運河，不無困難。但，運河東岸已入以色列之手，事實上已形成以色列之必須通過運河之趨勢，其解決之法，可能由本屆聯合國大會達成協議，准許以色列通過，以撤軍為條件。

第六、武裝競賽問題：以阿武裝競賽運動，由來已久，溯自英國托管巴勒斯坦時期即已開始。當時由於猶太民族主義者的率先武裝其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居民，以其巨大經濟力量，加以國際背景之支持，猶太人的地下組織勢力，自非阿拉伯人所能抗衡，等到時機成熟有利於猶太人時，英國則突然宣布自巴勒斯坦撤退，阿猶戰爭隨即爆發，不等阿拉伯聯軍抵達，而巴勒斯坦已為猶太人所佔據。阿拉伯人今日之所以痛恨英國，并非偶然。

巴勒斯坦戰爭結束後，西方三強(英、美、法)曾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宣佈所謂「以阿均衡」政策，以限制暨均衡對以阿雙方武器之供應，並保證現有休戰線上的安全。五年之內，尚可收預期之效，迨至一九五五年由於蘇俄集團

以大量武器供應埃及，整個均勢因而改觀，且導致今日中東之戰禍發生。現在戰爭剛剛停止，蘇俄對阿聯的武器恢復又源源而來，而美國對這種「影響平衡」的局勢，也大有不得不重新考慮對以色列恢復武器之趨勢。這將形成另一次軍備競賽，中東前途，何堪設想？(註六)

為防止戰禍之重演，世界強國，至少美俄兩國，必須劍及履及，採取一項武器限制措施，進而達成協議，除此不足以維持中東之和平。

陸 結語

當拙文正在結束時，聯合國大會第五屆特別會議已宣佈結束，並將中東問題移轉本屆聯大會議列為「最高優先」議程進行討論，各國代表們對本案想必有充分時間，溝通意見，覓致一公正可行的折衷方案，再行提出大會討論，則不難獲得協議。

現在，以阿雙方仍固持己見，各不相讓，這可能是進行外交戰中應有的姿態，亦未可知，其發展如何，猶言之過早。不過，仍有待各國外交家們的努力折衝，各盡所長，發揮其對交戰國的影響力，於是，扭轉危局，並非幻想。

註一：參閱八月十六日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註二：參閱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紐約時報載，為了較好報酬，即教堂歌

唱領班亦紛紛離去。

註三：參閱中央社阿曼九月十七日法新電，耶路撒冷大主教說，以色列佔領耶路撒冷聖地，將發生一次聖戰。阿拉伯國家必勝。

註四：參閱 Alfred M. Lilienthal 1965 所著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P. 347。

註五：同前 P. 334。

註六：參閱九月十六日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已向以色列提出保證，放鬆對其武器之禁運，並允許照預定計劃以兩小隊攻擊性轟炸機於今秋交與以色列空軍。

(九月十九日脫稿)